高麗史

列傳

五十九

特
リ伊6
3809
ヌ7.

特 門 伊 6
號 2809
卷 59

別本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見出し
三字下ゲ
以下皆同じ

金富佾

金富佾字天與慶州人其先新羅宗姓太祖初置慶州以魏英爲州長即富佾曾祖也父觀國子祭酒左諫議大夫兄弟四人長富弼次富佾次富軾次富儀富佾少力學登第直翰林院隨樞密院使王賀入宋爲賀作表辭

特 門 6 2809 59

高麗史九十

列傳卷第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金富佾

富儀

金富佾字天與慶州人其先新羅宗姓太祖初置慶州以魏英爲州長即富佾曾祖也父觀國子祭酒左諫議大夫兄弟四人長富弼次富佾次富軾次富儀富佾少力學登第直翰林院隨樞密院使王賀入宋爲賀作表辭

雅麗帝再遣內臣奬諭肅宗朝拜拾遺知制誥出守原尚二州皆有聲績睿宗時拜禮部郎中遼將伐女眞遣使來請兵王會群臣議皆以爲可富佾與弟富軾及戶部員外郎韓冲右正言閔脩衛尉少卿拓俊京等言國家自丁亥戊子兵亂之後軍民僅得息肩今爲他國出師是自生釁端其利害恐難測也尋以國子司業起居注充寶文閣待制陞直學士時王好文學常與寶文閣儒臣講論經史

富佾雄辨折衷人莫之敵名重當世仁宗即位欲大用驟遷同知樞密院事政堂文學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佾嘗苦風虛八年累表乞骸骨改授守大尉開府儀同三司判祕書省事柱國十年卒年六十二贈檢校太保守大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尚書禮部事上柱國謚文簡爲人寬厚儉約不喜臧否人物不事生產文章華贍凡辭命必命富佾潤色

嘗製八關致語口號睿宗覽之大悅詔常用
勿易宋樂人夔中立來投爲樂官及歸訪其
辭於帝前後李資諒入朝帝問八關致語口
號誰之所製雖有僭語誠嘉章也睿宗以富
佾富軾富轍皆爲文翰侍從封其母大夫人
勑有司歲賜廩粟其母以爲既得請子祿養
此亦國恩不貲何敢加辱厚賜遂不受
富儀初名富轍字子由肅宗二年登第舊制
三子登科歲廩母三十石富儀兄三人並先
登科至是制加一十石遂以爲常在職廉謹
累遷直翰林院睿宗六年以書狀從樞密院
副使金緣如宋上表乞赴壁雍觀講帝荅詔
有覬覦重席往詣横經誠悃備陳文辭兼麗
之語還拜監察御史金新破遼遺使請結爲
兄弟大臣極言不可至欲斬其使者富儀獨
上疏曰臣竊觀漢之於匈奴唐之於突厥或
與之稱臣或下嫁公主几可以和親者無不
爲之今大宋與契丹迭爲伯叔兄弟世世和

通以天子之尊無敵於天下而於蠻胡之國
屈而事之者乃所謂聖人權以濟道保全國
家之良策也昔成宗之世禦邊失策以速遼
人之入寇誠為可鑑臣伏願聖朝思長圖遠
策以保國家而無後悔宰樞無不笑且排之
遂不報仁宗在東宮富儀為詹事府司直以
文學被眷遇及即位擢御史中丞歷吏戶禮
三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王嘗問邊事奏曰
杜牧言時事云上策莫如自治宋神宗與文

彥博議邊事彥博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
遠王安石曰彥博言固當若能自治七十里
可以王天下孟子曰未有千里而畏人者今
以萬里之天下而畏人者由不自治也今我
三韓之地豈特七十里而已哉然而不免畏
人者其咎在乎不先自治而已良騎野合交
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
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
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

變此梁商之策甚合於今之形勢宜令京城
及諸州鎮高城深池畜強弩毒矢雷石火箭
遣使督察主吏以賞罰之妙清請營新宮於
西京富儀上疏極言不可妙清據西京叛王
師討之富儀上平西十策其大槩以爲西京
城險糧足不可猝拔當以逸待罷以計取勝
耳王嘉納之以爲左軍帥尋知樞密院事及
賊平皆如其策賜金帶富儀未顯時家僮治
圃得銅印文曰青幢之印後考新羅故事青
幢乃左軍也至是果爲左軍帥十四年卒王
震悼贈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政堂文學判尚
書禮部修國史柱國謚文懿性坦蕩不事家
產亦未嘗以勢利嬰其心詩文豪邁膾炙人
口金俊韓昉來富儀爲館伴昉能詩與相唱
和往復數十篇富儀略無滯思昉服其敏後
內侍崔孝溫如金昉子汝嘉問曰吾父嘗言
高麗人金富儀異人也今無恙乎聞其卒嗟
歎久之

變此梁商之策甚合於今之形勢宜令京城
及諸州鎮高城深池畜強弩毒矢雷石火箭
遣使督察主吏以賞罰之妙清請營新宮於
西京富儀上疏極言不可妙清據西京叛王
師討之富儀上[illegible]策其大槩以爲西京
城險糧足不可猝拔當以逸待罷以計取勝
耳王嘉納之以爲左軍帥尋知樞密院事及
賊平皆如其策賜金帶富儀未顯時家僮治
圃得銅印文曰青幢之印後考新羅故事青

幢乃左軍也至是果爲左軍帥十四年卒王
震悼贈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政堂文學判尚
書禮部修國史柱國謚文懿性坦蕩不事家
產亦未嘗以勢利嬰其心詩文豪邁膾炙人
口金俊韓昉來富儀爲館伴昉能詩與相唱
和往復數十篇富儀略無滯思昉服其敏後
內侍崔孝溫如金昉子汝嘉問曰吾父嘗言
高麗人金富儀異人也今無恙乎問其卒嗟
歎久之

高令臣

高令臣開州人少孤力學善屬文文宗朝登第進累右諫議大夫論議慷慨無所屈撓睿宗初授散騎常侍慶尚道大水令臣奉使安撫奏蠲公田稅民賴蘇息歷吏禮部尚書拜檢校司空參知政事時王銳意致理公卿爭進新法令臣以爲祖宗成憲具在不可紛更俱勿而勿失可也以年老致仕十一年卒年七十二贈朝三日謚良敬平生以清儉自守及卒家無羨財子湜

金黃元

金黃元字天民光陽縣人少登第力學爲古文號海東第一清直不附勢與李軌善同在翰林以文章著名時稱金李遼使至黃元作內宴口號有鳳銜綸綍從天降鼇駕蓬萊渡海來之句使驚嘆求寫全篇而去宰相李子威惡其文不隨時所尚曰若此輩又在翰院必誤後生遂奏斥之尚書金商佑有詩曰

高令臣

高令臣開州人少孤力學善屬文文宗朝登第進累右諫議大夫論議慷慨無所屈撓睿宗初授散騎常侍慶尚道大水令臣奉使安撫奏蠲公田稅民賴蘇息歷吏禮部尚書拜檢校司空參知政事時王銳意致理公卿爭進新法令臣以爲祖宗成憲具在不可紛更但守而勿失可也以年老致仕十一年卒年七十二贈朝三日謚良敬平生以清儉自守及卒家無羨財子湜

金黃元

金黃元字天民光陽縣人少登第力學爲古文號海東第一清直不附勢與李軌善同在翰林以文章著名時稱金李遼使至黃元作內宴口號有鳳銜綸綍從天降鼇駕蓬萊渡海來之句使驚嘆求寫全篇而去宰相李子威惡其文不隨時所尚曰若此輩久在翰院必誤後生遂奏斥之尚書金商佑有詩曰

學非浮薄終歸古道不回邪豈媚今宣宗聞
之擢爲右拾遺知制誥未幾出守京山府有
吏捕殺人強盜以至黃元熟視曰此非賊也
趣令放之判官李思絳亦名士力爭曰此盜
已服宜治罪不聽後獲他盜果向之殺人者
也吏民皆服其神在京山二年多惠政以貢
銀品不中罷肅宗開延英殿召掌書籍每觀
書有所疑則輒質之呼爲先輩而不名睿宗
朝累遷中書舍人奉使如遼道見北鄙大饑
人相食馳驛上書請發州郡倉廩賑之王從
其言及還百姓見之曰此活我相公也歷禮
部侍郎國子祭酒翰林學士兼書樞密院事
累表請老踰年乃許女眞侵遼盡下東邊諸
城惟來遠抱州二城固守不下食盡以財滅
價貿穀于我邊吏禁民互市黃元上疏曰幸
災不仁怒隣不義請糴二城兼許貿易不報
十二年卒年七十三性不拘檢頗好聲色禮
部郎中金富軾請贈謚當途有不悅者沮之

子通理存道通文軌字公濟初名載清州人
父攸績禮部侍郎軌宣宗時爲少府注簿承
勑校入宋表誤書遼大安年號宋還其表坐
免官肅宗六年以禮部郎中奉使如遼大覺
國師厲孔目官李復請獻金鍾使還刑部劾
治復罪軌以知而不禁亦罷睿宗朝累拜政
堂文學戶部尚書修國史進守司空叅知政
事以疾累上表乞致仕優詔許之十七年卒
謚文簡

郭尚 興

郭尚字元老清州人起小吏黃緣攀附事宣
宗于國原邸宣宗即位擢拜監察御史累遷
至樞密院左承宣出入禁闥權勢日熾嘗矯
傳王旨有司勿請奪職不報肅宗在邸召見
遺犀帶辭不受及宣宗大漸尚侍疾卧內肅
宗至寢門欲入問疾尚曰今主上彌留王子
若無召命不宣直入遂不納肅宗立以尚事
先君無貳心欲大用拜戶部尚書出知西京

留守政未滿召爲刑部尚書諫官奏曰尚出
守無政可記請終三載不從驟遷尚書右僕
射衆知政事時平章事尹瓘請行錢幣尚力
言以爲非風俗所宜上疏爭之不得尋致仕
居家睿宗元年卒年七十三謚順顯尚質直
無他技能平生不事生産家無餘貲子坦輿
坦少時夢有人命名輿遂以爲名字夢得自
幼不與童不從群兒戲常獨處一室力學登
第屬內侍以閤門祗候出爲洪州使就野外
川上築小菴名曰長溪草堂公暇每往遊息
考滿入爲禮部員外郎歸隱金州睿宗在東
宮識之即位遣中使徵之使居禁中純福殿
稱爲先生以爲巾鶴氅常侍左右從容談論
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王以其久在禁中
或思出遊賜別業西華門外輿嘗請餞入宋
使王字之文公裕于別業王賜酒果命內官
主辦供張甚盛物議非之既而固求退居賜
城東老頭山一峯構室以居號東山處士名

留守政未滿召爲刑部尚書諫官奏曰尚出
守無政可記請終三載不從驟遷尚書右僕
射叅知政事時平章事尹瓘請行錢幣尚力
言以爲非風俗所宜上疏爭之不得尋致仕
居家睿宗元年卒年七十三謚順顯尚質直
無他技能平生不事生産家無餘貲子坦輿
輿少時夢有人命名輿遂以爲名字夢得自
幼不茹葷不從群兒戲常獨處一室力學登
第屬內侍以閤門祗候出爲洪州使就野外
川上築小菴名曰長溪草堂公暇每往遊息
考滿入爲禮部員外郎歸隱金州睿宗在東
宮識之即位遣中使徵之使居禁中純福殿
稱爲先生以爲巾鶴氅常侍左右從容談論
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王以其久在禁中
或思出遊賜別業西華門外輿嘗請錢入宋
使王字之文公裕子別業王賜酒果命內官
主辦供張甚盛物議非之既而固求退居賜
城東老頭山一峯構室以居號東山處士名

其堂曰虛靜齋曰養志親書額賜之一日王微行至山齋輿適入城王徘徊久之賦詩題壁而還後又幸山齋執其手使口號其見寵遇如此仁宗八年卒年七十二王嗟悼遣近臣祭之贈謚眞靜命知制誥鄭知常作山齋記立石輿現偉無髯目若懸珠涉獵書史至於道釋醫藥陰陽之說見輒成誦不忘射御琴碁靡所不治終身不娶妻在洪州私一妓還使飲藥詐言仙去潛携至京色衰遣歸

又於山齋常以婢妾自隨爲時議所少

劉載　胡宗旦　愼安之

劉載宋泉州人宣宗時隨商舶來試以詩賦授千牛衛錄事參軍睿宗朝歷左散騎常侍吏禮部尚書十三年以守司空尚書右僕射卒載能文性朴素不事生産雖偕商人來自立朝不復相親時議多之

胡宗旦亦宋福州人嘗入大學爲上舍生後遊兩浙逐從商舶來睿宗寵顧優厚補左右

衛錄事尋權直翰林院驟遷寶文閣待制時
王頗好樂妓玲瓏過雲以善歌屢承恩賚國
學生高孝冲作感二女詩諷之中書舍人鄭
克永以白王王不悅會孝冲赴舉王命黜之
遂下獄宗旦上書營救乃釋之宗旦性聰敏
博學能文楚楚自喜兼通雜藝頗進厭勝之
術王不能無惑後事仁宗爲起居舍人
慎安之字元老亦宋開封府人父脩文宗朝
隨海舶來有學識且精醫術登第官至守司
徒左僕射參知政事致仕謚恭獻安之事膺
仁二朝知水州爲政清肅吏畏民懷累遷兵
部尚書三司使判閤門事卒容儀秀美性度
寬弘臨事廉平善醫藥曉漢語凡移南北朝
文牒多出其手

金景庸

金景庸慶州人父元昱兵部尚書本新羅宗
室景庸容儀偉麗有貴介風彩少放逸好聲
色嘗與人鬪于道宋商客見之語曰儻好相

衛錄事尋權直翰林院驟遷寶文閣待制時
王頗好樂妓玲瓏過雲以善歌屢承恩賚國
學生高孝冲作感二女詩諷之中書舍人鄭
克永以白王王不悅會孝冲赴舉王命點之
遂下獄宗旦上書營救乃釋之宗旦性聰敏
博學能文楚楚自喜兼通雜藝頗進厭勝之
術王不能無惑後事仁宗爲起居舍人
慎安之字元老亦宋開封府人父脩文宗朝
隨海舶來有學識且精醫術登第官至守司

徒左僕射參知政事致仕謚恭獻安之事睿
仁二朝知水州爲政清肅吏畏民懷累遷兵
部尚書三司使判閤門事卒容儀秀美性度
寬弘臨事廉平善醫藥曉漢語凡移南北朝
文牒多出其手

金景庸

金景庸慶州人父元昱兵部尚書本新羅宗
室景庸容儀偉麗有貴介風彩少放逸好聲
色嘗與人鬬于道宋商客見之語曰儻好相

人今觀子相骨法秀異必當貴而壽請自愛
景庸由是頗自負以問門祇候出為廣州判
官為政不苛人畏敬之嘗冬月大醉乘駿馬
走過漢江馬踶所觸水破水湧而不溺聞者
異之累遷御史中丞肅宗御東池觀射景庸
先中鵠心賜銀器廐馬歷吏部侍郎兵戶工
三部尚書睿宗初徵知政事進開府儀同三
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陞門下侍
中上柱國加協謀衛社致理功臣守大保判

尚書吏刑部事樂浪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二百戶累上表請老王遣左副承宣
安磨頵賜几杖尋許致仕後召宗室宰樞置
酒賞春亭極懽顧謂景庸曰國之元老惟卿
在景庸涕泣拜謝累加匡國同德翊聖功臣
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七百戶進爵為公倚勢
聚斂殖貨治第壯麗為世所譏仁宗三年卒
年八十五命輟葬贈謚子仁揆中第歷左承
宣左諫議大夫睿宗朝進知奏事累遷至守

大尉中書侍郎平章事女嫁李資謙子之彥資謙敗貶知春州事後召還守司空左僕射參知政事卒為人寬厚不喜臧否人物亦未嘗倚勢驕人優游不斷但保祿位而已

崔弘嗣

崔弘嗣字國老中原府人家世單平少力學登科以文行聞歷拾遺補闕出為平州事有惠政累遷清要肅宗朝授樞密院使奉使如宋忽為颶風所颺舟人無不拊心泣弘嗣神色自若及至宋觀者稱其儀度中規帝厚待之加賜金幣口宣云顧惟樞近之臣宜有褒嘉之寵館伴曰此語如待朝廷近臣可見皇帝寵使臣也還拜守司徒中書侍郎平章事睿宗時轉門下侍郎平章事累加推誠贊化功臣守太保上柱國監修國史三上表請老遂致仕十七年卒年八十謚貞敬王遣使弔祭弘嗣清介寡欲朝無黨援家居不言公事妻子未嘗見戲笑人有饋遺雖蔬果不受王

深重之然務苛察少寬容見人小過輒不忘
世以此短之

韓安仁

韓安仁字子居舊名皦如端州人父圭以鄉
貢中第仕至戶部侍郎安仁登第直翰林院
睿宗在潛邸安仁與李求李汝霖等侍學及
即位以舊恩密近用事恩寵優兄弟親戚
皆賁緣分據要路士大夫趨勢利者無不附
初與汝霖交若不相負後擠之使不復起累
歷右副承宣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刑
部尚書六上章懇求外補不允改禮部尚書
同知樞密院事有金尚磾李惟寅者清直自
守所至皆有聲績未嘗干謁權貴故年高未
達安仁上疏請加擢用以勵具僚王授尚磾
判閤門事惟寅大府卿初御史臺奏邇者風
俗日侈公私宴會器皿華麗上下無等請依
舊制申行禁止如或有犯尊者奏決卑者先
囚後奏王從之八關習儀樞密院果卓踰制

臺官囚執事別駕安仁與院使王字之乘醉
怒罵使釋之臺官不聽安仁等奏臣等不肖
爲小官所辱請罷臣等王重違大臣意左遷
侍御史陳淑盧元崇爲都官員外郎遣近臣
敦諭安仁等乃視事仁宗即位由叅知政事
陞中書侍郎平章事奏曰睿宗在位十七年
事業宜載史冊貽厥後世請依宋朝故事置
實錄編修官從之初安仁與文公裔崔弘宰
及李資謙弟資諒俱在樞府資諒憑勢安仁

公裔恃寵雖外和而內忌且與弘宰不相得
安仁又以資謙爲國上宰事皆關決而惰慢
不朝事多壅蔽陽尊資謙封爲上公不令視
事陰欲奪其權使承宣韓柱奏之諸吏知其
謀銜之及睿宗薨安仁公裔以大醫崔思全
視疾不謹欲置於法以故思全頗怨之且資
謙以崔惟迪爲給事中物議紛然內給事張
應樞好干時附勢聞惟迪以奴婢二十口賂
資謙得是職密語安仁安仁颺言于省中惟

迪聞之訴於資謙資謙大怒請辨于御史臺安仁懼恐告休在家遂與公羨及堂弟鄭克永妹壻知御史臺事李永等數相會侵夜而散思全得其閒欲釋舊感與喻人蔡碩譖於資諒弘寧曰安仁公羨結黨陰謀將不利於李令公資謙頗以爲疑遂羅織其罪奏流安仁于昇州甘勿島沉殺之流公羨于忠州以杜黨於安仁流靈光郡松島又流永及克永于外安仁兄尚書右丞安中弟僧永倫從弟禮部郎中韓冲妻弟侍御史林存壻閤門祗候李仲若子縝等四人公羨弟祗候公裕僧可觀克永妹壻右正言崔巨鱗姻婭負外郎任元濬安中子綸等五人永子元長等三人皆緣坐流竄其族類罷職者亦多仲若善醫術故疑之追遣人沉殺之刑部又以左正言李逢原司天監金幹殿直安天餉等常會安仁家必與陰謀劾奪其職安仁明達好學善屬文又善易筮事多奇中爲一時名流然乘

勢速富貴謀軋權貴以至於此及資謙敗贈
謚文烈

李永

李永字大年安城郡人父仲宣以本郡戶長選爲京軍永幼從師學父沒欲繼永業田爲胥吏以狀付政曹主事揖不拜主事怒且罵永即裂其狀曰吾可取第仕朝何禮汝輩爲肅宗朝擢乙科直史館內侍林彥請討東女真永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妄動彥嘗無事

時欲用兵生釁甚不可也王不聽命平章事林幹討之永亦從軍師敗坐免官後知京山府以廉勤聞累遷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仁宗初知御史臺事寶文閣學士及李資謙殺韓安仁永以安仁妹壻坐流珍島或有告永曰公之母子將沒爲奴婢永曰吾內省不疚故忍死以待若老母以予故沒爲賤隸吾苟生何爲乃飲酒一斗憤懣而卒時人惜之資謙遣術士瘞道傍牛馬不敢踐或病瘧者就

禱則愈資謙敗永子請改葬掘之屍不變贈
簽書樞密院事命吏部削罪案永天資方直
不爲權貴所撓然取友不端拓俊京等謀毀
李汝霖智祿延等毀斥朴景升永皆與焉

韓冲

韓冲本端州吏中第補尚州司錄睿宗朝除
右補闕上疏言時政得失轉起居注宋使承
信郎許立進武校尉林大容將還王欲許陞
階拜辭冲與左司諫崔巨鱗侍御史崔弘略

東人七之四

等諫曰今詔使本商人嘗到我國與市井人
販賣秩且卑傳詔日拜階上已是過謙今宜
拜階下從之尋遷中書舍人崔弘嗣將隨尹
瓘伐女眞誓佛云功若成創大藏堂于開國
寺及還私令軍將輸材冲與左正言任元濬
劾奏王諭止之冲固執乞罷左遷爲西京副
留守仁宗初李資謙殺韓安仁冲以安仁從
弟流外及資謙敗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爲西
京留守民聞其來皆喜歷國子祭酒翰林侍

讀學士七年以樞密院副使卒性剛直言無
忌諱篤學能文政尚廉惠所至有聲績

林槩　庾祿崇

林槩沃溝縣人清直廉謹有大臣風文宗朝
以內侍管勾大倉有韓順者居倉側盜竊倉
穀誣弄官吏家資鉅萬至有搢紳與之交通
者槩發其姦置於法朝議多之歷事順宣獻
肅睿五朝累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
輟朝三日謚元敬子有謙有文有文登第官
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仁宗三年卒年七
十有庾祿崇者亦以剛直稱祿崇字龜壽茂
松縣人以儒術進益官四十餘年以公忠自
許未嘗枉己徇人其任義直前雖豪右親戚
不敢撓肅宗朝累歷右散騎常侍樞密院使
尚書右僕射睿宗時進參知政事雖貴顯衣
服第宅如布衣時卒輟朝三日謚安貞

金浚

金浚字適中開州人少英銳好學善屬文擢

騎
騎カ

魁科補晉州司録以清白累遷左拾遺知制誥睿宗朝拜刑部郎中尹瓘征女眞畧爲左軍判官軍敗瓘怒縛軍卒將戮之畧大言曰今日之敗由知兵馬事林彦之失律也釋不問而戮此輩豈所謂不吐剛不茹柔之意乎瓘愕然解其縛而縱之歷左散騎常侍兵禮二部尚書知樞密院事叅知政事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禮部事仁宗二年卒年六十八謚貞愼

柳仁著

柳仁著貞州人父洪以武畧進宣宗時拜侍中通春秋左傳及兵家祕訣每國有虞疑引占決策多中時議重之卒謚匡肅仁著蔭補衛尉注簿中睿宗三年第自閤門祗候歷官至叅知政事八年卒王親製文祭之贈守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謚貞簡配享睿宗廟庭仁著姊爲肅宗妃門戶貴顯乃與諸生游讀書登科爲宰相不以富貴驕人有儒者風無

子

康拯

康拯西海永康縣人家世微無技能然操心勤謹祖仁祐死國事例補良醞史爲吏役十年加軍器注簿同正出爲寧仁鎭判官鎭溟都部署副使與女眞戰累有功肅宗初除監察御史後爲東北面兵馬判官又與女眞戰于菱島獻四十八級賜絹十匹陞殿中侍御史睿宗即位授知御史臺事尹瓘征女眞拯以左軍知兵馬事從之有功拜左散騎常侍歷御史大夫刑戶二部尚書左僕射進叅知政事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十五年卒年七十二謚景襄子福輿

許慶

許慶孔巖縣人中第以文學顯清廉忠儉肅宗在潛邸引爲府寮及即位拜樞密院承宣出入禁中恩渥殊異睿宗初歷刑吏二部尚書叅知政事八年加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仍令致仕十年卒輟朝三日謚順平慶雖無赫赫之稱終始一節爲朝廷所重子曰諒曰開先曰謙

文冠

文冠字民章旌善縣人父林幹太子少傅冠文宗朝中第補靜邊鎮副將與女眞戰于草堤有功邊民大飢冠發公私儲賑之所活甚衆肅宗初拜禮部員外郎歷起居注兵部侍郎右諫議大夫睿宗即位授右散騎常侍尹

瓘征女眞冠以左軍兵馬使從攻石城克之築福州城語在瓘傳以功遷吏部尚書又從吳延寵復征女眞後王諭之曰卿奉職清勤宣勞中外用兵東鄙厥績居多予將擢用六年守司空參知政事以老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一謚章敬冠性清直寬厚不事產業當官執節不撓嘗爲西北面兵馬使韓沖以都部署如遼謁冠于宣州佩劍升拜楹間冠立受不交一言沖後屢稱之曰冠眞有元帥氣量

固非庸庸者先是爲元帥者見命使雖微官必曲爲禮貌以干譽冠不然故冲稱之子子麟子鳳子龜子龍

鄭沆　敘

鄭沆字子臨東萊郡人父穆大府卿沆性頴悟好學肅宗時中第補尚州司錄州人以年少易之及臨事善斷皆歎服州人數司錄二鄭一韓謂沆及鄭克永韓冲也秩滿直翰林院睿宗朝以內侍掌奏事處心平直出納詳明隨李資諒如宋館伴學士王黼見所製表章稱嘆之還拜右正言論事讜直爲權貴所忌通判全州尋召還爲右司諫歷按楊廣忠清兩道仁宗幼冲即位李資謙威勢震赫郡守及奉使者競聚斂以媚之沆獨不然資謙敗拜樞密院承宣陞知奏事勸王讀書學業日就王以妙清言幸西京妙清鄭知常欲王長御西京諷諫官請停修上京宮闕沆再上疏請修葺舊宮還御言甚切直王從之知貢

舉崔滋盛出試題繆誤有司請罷貢舉舉子
金貽永沅之女壻王妃母弟也尹英瞻承宣
韓惟忠女壻亦妃戚也妃勸王勿罷舉沅與
惟忠亦因宦官干請得不罷十四年沅有疾
王遣內醫診視疾革進知樞密院事禮部尚
書翰林學士承旨命下翼日卒年五十七王
震悼輟朝弔祭闕其家無擔石之儲嘆曰三
十年近侍十一年承制貧如是可嘉也加賻
米百碩布二百匹御筆特謚文安子敘仕至
內侍郎中以恭睿太后妹壻有寵於仁宗性
輕薄有才藝交結太寧侯璟常與遊戲鄭諴
金存中等誣構敘罪以聞毅宗疑之臺諫劾
敘陰結宗室夜聚宴飲乃流于東萊語在大
寧侯傳敘將行王謂曰今日事迫於朝議也
行當召還敘既流召命又不至乃撫琴作歌
詞極悽惋敘自號瓜亭後人名其曲爲鄭瓜
亭

金克儉

金克儉字伯儀靈光郡人祖行璆平章事克儉以祖蔭進肅宗時守安東府入拜監察御史仁宗時由尚書左僕射陞叅知政事致仕加守司空太子少師卒謚祁烈克儉雖無學術公勤不懈累歷中外以果辨稱及當鈞軸但敦謹保位而已

金若溫

金若溫字柔勝初名義文光陽縣人侍中良鑑之子力學登第自尚衣奉御通判廣州入拜中書舍人歷閤門使知樞密院事叅知政事仁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檢校司徒守司空上柱國十八年以門下侍中致仕卒年八十二謚思靖性恭儉廉靜未嘗以富貴驕人李資謙以國舅當國上之喜利者爭附之若溫與資謙爲堂兄弟而不相比世多其守正子璇

列傳卷第十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無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金富軾

金富軾富佾之弟肅宗時登第補安西大都護府司錄參軍事考滿直翰林院歷右司諫中書舍人仁宗即位李資謙以國舅當國王詔資謙於朕爲外祖班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兩府兩制及諸侍從官其會議以聞寶文

列傳卷第十

列傳卷第十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無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金富軾

金富軾富佾之弟肅宗時登第補安西大都護府司錄參軍事考滿直翰林院歷右司諫中書舍人仁宗即位李資謙以國舅當國王詔資謙於朕爲外祖班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兩府兩制及諸侍從官其會議以聞寶文

閣學士鄭克永御史雜端崔濡議曰傳云天子有不臣者三后之父母居其一今資謙宜上表不稱臣君臣宴會不與百官庭賀徑詣慕次拜上荅拜而後坐殿衆議雷同富軼時爲寶文閣待制獨曰漢高祖初定天下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高祖善家令言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令上尊太公曰太上皇以此論之雖天子之父若無尊號則不可令人主拜也不其侯伏完獻帝皇后父也鄭玄議曰不其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則從子禮故伏完朝賀公庭如衆臣及皇后在宮后拜如子又東晉群臣議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紛紜不一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

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覿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也又魏帝父燕王宇上表稱臣雖父子至親禮數尚如此況外祖乎按儀禮五服制度母之父母服小功五月而已與已父母尊親相遠豈得與上抗禮宜令上表稱臣在王庭則行君臣之禮宮闈之內則以家人禮相見如此則公義私恩兩相順矣宰輔以兩議聞王遣近臣廉侯顯問資謙資謙奏曰臣雖無知今觀富軾議實天下之公論也微斯人

群公幾陷老臣於不義願從其議勿疑詔可尋與朴昇中鄭克永修睿宗實錄二年轉禮部侍郎王追封資謙祖考昇中欲媚資謙請焚黃日賜敎坊樂富軾以為宗廟用樂象平生若墳墓則以素服從事至於涕泣豈可用樂昇中又欲號資謙生日稱節自古所無唐玄宗時始稱皇帝生日為千秋節未聞人臣有稱節者平章事金若溫曰侍郎議善四年拜御史大夫歷戶部

尚書翰林學士承旨進平章事加守司空十二年王以妙清言欲幸西京避災富軾奏曰今夏雷震西京大華宮三十餘所若是吉地天必不如此避災於此不亦左乎況今西成未收車駕若出必蹂禾稼非仁民愛物之意又與諫官上疏極言王曰所言至當朕不西行十三年正月妙清與趙匡柳昌等據西京反王以富軾為元帥將中軍金正純鄭旌淑盧令琚林英尹彦頤李瑱高唐愈劉英佐之

吏部尚書金富儀將左軍金旦李愈李有開尹彦旼佐之知御史臺事李周衍將右軍陳淑梁祐忠陳景甫王洙佐之西人矯詔徵兵兩界急王遣淑周衍景甫決分將右軍二千人自東路往諭諸城仍搜賊黨命富儀率左軍先趣西京王召問兩府大臣將出師富軾與諸相議曰西都之反鄭知常金安白壽翰等與謀不去是人西都不可得平諸相深然之召知常等三人至密諭正純使勇士曳出

三人斬於宮門外乃奏之王御天福殿富軾
戎服入見乃命上陛親授鈇鉞遣之曰閫外
之事卿其專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然西人
皆吾赤子殲厥渠魁慎勿多殺右軍先行次
馬川亭中軍次金郊驛邏騎擒致西京諜者
田元稷富軾解縛慰遣之曰歸語城中人大
軍已發有能自新放順者可保性命不爾天
誅不可久逭時士卒頗驕謂朝夕凱還裝楮
單寡會天雨雪士馬凍餒衆心解弛富軾撫

循賜給軍情乃安王以洪奭敍李仲孚爲西
人黨授詔書往諭之奭敍等緩行四日始至
生陽驛懼不能前使驛吏傳詔書而還富軾
囚奭敍于平州流仲孚于白翎鎭至寶山驛
閱兵三日集將佐問計皆曰兵貴拙速先則
制人今大軍已出宜卷甲倍道疾馳掩賊不
備竊爾小醜計日可擒若所至掩留必失機
會且使賊益得爲計非我之利富軾曰不然
西京謀反已五六年其設計必周戰守之具

三六 丹 大軍出安告

既備然後舉今欲掩其不備不已晚乎且我
軍有輕敵心器仗未整猝遇伏兵竊發一可
危也頓兵堅城之下天寒地凍壘未就忽
爲賊所乘二可危也又聞賊矯制徵兵兩界
列城孤疑莫辨眞僞萬一有姦人應之表裏
相結道路梗塞禍無大於此矣莫若引軍從
閒道繞出賊背取諸城軍資以餉大軍告諭
順逆使與西人絶然後益兵休士飛檄賊中
徐以大兵臨之此萬全之計也遂引兵由平

州趣管山驛左右軍皆會聚次以行富軾由
射岩驛新城部曲徑到成州休兵一日馳檄
諸城諭以奉辭討賊之意遣軍吏盧仁諧招
諭西京且覘城中虛實引諸軍道漣州抵安
北大都護府淑周衍等自東界來會前此遣
錄事金子浩等懷勅閒行歷兩界城鎭告諭
西人及狀人心猶懷顧望及大軍至列城震
懼出迎官軍富軾又遣察椒曉諭至數四匡
等知不可抗意欲出降自以罪重猶豫未決

一三六 大軍告安出

既備然後舉兵欲掩其不備不已晚乎且我軍有輕敵心器仗未整猝遇伏兵竊發一可危也頓兵堅城之下天寒地凍壁壘未就忽爲賊所乘二可危也又聞賊矯制徵兵兩界列城孤疑莫辨眞僞萬一有姦人應之表裏相結道路梗塞禍無大於此矣莫若引軍從間道繞出賊背取諸城軍資以餉大軍告諭順逆使與西人絶然後益兵休士飛檄賊中徐以大兵臨之此萬全之計也遂引兵由平

州趣管山驛左右軍皆會聚次以行富軾由射岩驛新城部曲徑到成州休兵一日馳檄諸城諭以奉辭討賊之意遣軍吏盧仁諧招諭西京且覘城中虛實引諸軍道漣州抵安北大都護府淑周衍等自東界來會前此遣錄事金子浩等懷勑間行歷兩界城鎭告諭西人反狀人心猶懷顧望及大軍至列城震懼出迎官軍富軾又遣察椽曉諭至數四匡等知不可抗意欲出降自以罪重猶豫未決

平州判官金淳夫賚詔入城西人遂斬妙清
昱及昱子浩等首使分司大府卿尹瞻少監
趙昌言大將軍郭應素郎將徐挺等偕淳夫
請罪于朝又投書中軍曰謹奉詔旨及元帥
之言已斬渠魁馳獻關下欲以羊酒犒獻致
請日期於是富軾遣錄事白祿珍奏之又貽
書兩府曰宜厚待瞻等以開自新之路宰相
文公仁崔濡韓惟忠謂祿珍曰汝元帥不直
趣西京循迂路以赴安北吾等奏遣單介賚

詔諭降非爾元帥之功爾來何爲淳夫至郊
面縛瞻等將入京兩府遣法司枷鎖請下獄
臺諫亦請置極刑王皆不許命解縛襲衣冠
入見賜酒食勞慰置客館未幾下獄梟妙清
等首于市賜富軾銀藥合詔曰逆命滔天憤
妖人之作亂登壇受鉞嘉大將之請行觸風
霜之涯寒憫士卒之辛苦今者王師靡境賊
類摧鋒傳首于玆已協羣衘之殉戢兵在即
實由蓮幕之謀宜更勉六軍之心卒以畺萬

全之計匡等聞瞻等下獄謂必不免復反王
遣殿中侍御史金阜内侍黃文裳與瞻往頒
詔阜等劫之以威不加慰撫西人怨怒二月
諷亂兵殺阜文裳及諸從者瞻奉太祖眞逃
出捕殺之嬰城固守富軾遣錄事李德卿往
諭又殺之富軾與諸將誓告皇天后土山川
神祇曰西京妖人邪說紿人相聚謀反臣等
祇奉王命率師問罪竊念上兵伐謀善智不
戰若以萬衆橫行城中則無辜小民橫罹兵

刃非弔民伐罪之意兹用按甲休兵說之以
逆順諭之以禍福然後斬渠魁詣闕乞罪庶
幾革面而惡心不悛反覆不常詔書屢下而
不從使臣方至而見害厥罪貫盈理難可宥
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尚克陰隲使
三軍增氣元惡授首以安宗社以戢干戈雖
不責報豈敢忘恩草芥之誠神其鑑之富軾
以西京北負山岡三面阻水城且高險未易
猝拔宜環城列營以逼之乃命中軍屯川德

部左軍屯興福寺右軍屯重興寺西又以大
同江爲往來之衝賊若先據道梗不通使大
將軍金良秀侍郎楊齊賢員外郎金精閤門
祗候崔子英直長權景亮等將兵屯守號後
軍又使陳淑郎中王毅閤門祗候全鎔安寶
龜等將兵屯重興寺東號前軍且城外民戶
甚多自兵興丁壯多入城爲戰卒其餘逃竄
山谷富軾以爲若不招撫勢必嘯聚爲賊耳
目分遣軍吏勞來慰諭逃竄者悉出或負糧
餉願助軍費者給絲不絕皆給衣食使得安
居西人沁江築城自宣耀門至多景樓凡一
千七百三十四閒置六門以拒之先是王遣
內侍祗候鄭襲明濟危寶副使許純雜織署
令王軾往西京西南海島會弓手水手四千
六百餘人以戰艦百四十艘入順化縣南江
禦賊舡至是又遣上將軍李祿千大將軍金
台壽錄事鄭俊尹惟翰軍候魏通元等自西
海領舟師五十艘助討祿千至鐵島欲徑趣

西京會日暮潮退襲明曰水道狹淺宜乘潮而發祿千不聽行至半塗水淺舟膠西人以小舡十餘艘載薪灌油火之隨潮而放先於路旁叢薄間伏弩數百約以火發同時齊舉及火舡相迫延燒戰艦衆弩俱發祿千狼狽不知所圖兵仗皆燒士卒溺沒殆盡台壽俊死祿千蹈積屍登岸僅以身免由是西人始輕官軍選卒鍊兵爲拒守計富軾慮後軍寡弱夜密送步騎一千以益之賊不知黎明渡

馬灘紫浦直衝後軍燒營突進僧冠宣應募從軍擐甲荷大斧先出擊賊殺十數人官軍乘勝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賊皆蹂躪赴江溺死獲兵舡甲仗甚多賊勢頓挫時諸軍野屯數月富軾恐春夏之交水潦洊至爲賊所襲欲築城按甲州鎮兵番休就農持久以伺其便議者皆曰西人兵少今舉國興師當指日平盪數月不決尚爲稽緩況築城自固不亦示弱乎富軾曰城中兵食有餘人心方固

攻之難克不如好謀而成何必疾戰多殺人乎遂定計以北界州鎮南西近道軍分隸五軍各築一城又於順化縣王城江各築小城數日而畢峙兵積穀閉門休士雖或與賊交兵無大勝敗或分道攻城而城高墜深雖天石所及多所殺傷而官軍亦傷王遣近臣崔褒抗貢外郎趙碩等下詔招諭富軼亦遣錄事趙諝榮金子浩康羽及僧品先等百計開諭許以不死每獲賊諜及樵蘇者皆給衣食

遣之匡等殊無降意幸其有外患使王師自罷時金使適至賊欲遮刺之以構釁官軍知之候察甚至故賊不敢發賊人恐其黨降附詐爲我中軍文牒示衆曰諸軍所俘及降人無問老少皆殺之西人頗信之已而聞撫慰降者甚厚稍稍歸順時有朝臣獻議曰自古用兵當觀形勢如何豈校一時之損傷予國家雖與北朝和親其意難測今興師數萬彌年不決若隣敵乘釁而動加以盜賊不虞之

患何以制之請遣重臣不計死傷刻日破賊
敢有逗撓者以軍法論王以示富軾富軾奏
曰北邊之警寇賊之變不可不慮誠如所議
至於不計死傷刻日破賊是何不究當今之
利害也臣觀西都天設險固未易攻扼況城
中甲兵多而守備嚴每壯士先登僅至城下
未有踰城超堞者雲梯衝車皆無所用童稚
婦女擲甎投瓦猶為勍敵設使五軍傳城而
攻不出數日驍將統士盡斃於矢石矣賊知
力屈鼓譟而出鋒不可當何暇備外虞哉今
聯兵數萬彌年不決老臣當任其咎然邊鄙
之警盜賊之變不可不慮故欲以全策勝之
不傷士卒不挫國威耳兵固有不期速勝者
今以宗社之靈明主之威妖賊負恩行即殄
滅願以討賊付老臣使得便宜從事必破賊
以報王亦以為然卒排群議而委之三月五
軍會攻不克涉夏至秋與賊相持不決十月
賊糧盡簡老弱及婦女驅出之皆羸餒無人

色戰卒往往出降富弘知有可取之狀命諸將起土山先於楊命浦山上竪柵列營移前軍據之發西南界州縣卒二萬三千二百僧徒五百五十負土石集材木分命將軍義甫方宰盧冲積先將精卒四千二百及北界州鎮戰卒三千九百爲遊軍以備剽掠十一月諸軍就前軍屯所起土山跨楊命浦抵賊城西南隅晝夜督役賊驚駭以銳士出戰又於城頭設弓弩砲石盡力拒之官軍隨宜捍禦

鼓譟攻城以分賊勢有僑人趙彦獻計制砲機置土山上其制高大飛石重數百斤撞城樓糜碎繼投火毬焚之賊不敢近土山高八丈長七十餘丈廣十八丈去賊城數丈富弘會五軍攻城又不克錄事朴光儒死賊夜分軍爲三出攻前軍營富弘令僧尚崇荷斧逆擊殺十餘人賊兵奔潰將軍于邦宰金叔積先金先權正均等率兵追擊之賊弃甲入城明年二月賊以我起土山逼之欲於城内築

重城富軼聞之曰賊雖築城何益尹彦頤池
錫崇曰大軍之出今已二年曠日持久事變
難料不如潛師突擊破重城可以成功富軼
不聽彦頤固請於是分銳兵爲三道陳景甫
王柒及刑部員外郎朴正明閤門祗候金禮
雄等將三千人爲中道錫崇全鎔殿中内給
事李侯等將二千人爲左道李愈及閤門祗
候李永章金臣璉等將二千人爲右道將軍
公直以所領兵入石浦道將軍良益入唐浦

道又使諸軍分道攻城無令賊專備西南隅
部分訖厚賜軍士富軼還抵中軍至夜四鼓
輕騎馳入前軍勒諸將大舉丁巳昧爽景甫
軍入楊命門拔賊柵進攻延正門錫崇軍踰
城入攻含元門李愈軍亦踰城攻興禮門富
軼以衙兵攻廣德門賊徒以我土山未就不
設備及諸軍突至惶遽無所措富軼與正純
督戰將士爭奮諸軍亦鼓譟縱火燒城屋賊
兵大潰官軍乘勝恣其斬馘富軼令曰擒賊

者賞殺降及剽掠者死士皆斂刃而進會日暮雨作麾兵而却生擒及降者送順化縣飲食之是夜城中潰亂匡不知所爲闔家自焚死郎中維偉侯彭淑金賢瑾皆縊死鄭璇維漢侯鄭克升崔公泌趙瑄金澤升並自刎戊午西人執賊甩崔永等出降富軾受之下吏慰諭軍民老幼婦女令入城保家室使御史雜端李仁實侍御史李軾御史崔子英封府庫分兵守諸門使正純彦顧金鼎黃率兵三千人入頓觀風殿號令城中禁虜掠已未以郎中申至沖爲收拾兵仗使李侯爲百姓和諭安居使朴正明爲監檢倉庫使閻門祗候李若訥爲客館修營使錄事崔褒稱白思清爲城內左右巡檢使辛酉富軾備軍儀入景昌門坐觀風殿西序受五軍兵馬將佐賀使人祠諸城隍神廟撫慰城中使按堵遣兵馬判官魯洙奉表獻捷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天威所被已目乃孚臣聞光武之征隗囂三

年乃定德宗之討希烈四載而平蠢爾姦兇
據我城邑罪已浮於梟獍惡亦積於丘山惟
睿算之無遺至則年而斯剋衙校踰堞列兵
攻門士纔交鋒賊已褫氣步騎奮而霆擊呼
譟進而濤崩雲擔雷車直斬鯨鯢之鬣風聲
鶴唳渾爲金革之音鼎魚環走以求生林鳥
驚翔而遁散其罪重而自知不免者蔽塵息
以燒亡其志劫而不能引決者甘鼎鑊以見
俘積日之憂一朝頓釋於是入淮西而宣布
上意如解倒懸復長安而撫綏遺黎蓋云歸
處豈特市廛之不改巍乎城闕之俱存毒螫
既除腥膻已滌遂掃離宮之氛祲聿瞻原廟
之衣冠補坐儼然仍几如舊父老士女漁樵
翊羙踴躍爭前驩呼相詡謂不圖於今日乃
復得爲王人此乃陛下體天地之常生用神
武而不殺三靈薦祉四海輸誠電掣風驅肆
捷一戎之定川渟嶽峙允懷萬世之安臣等
親承睿謀出管師律賴聖神之造惟以斷成

非將帥之才愧無拙速壬戌承朝旨斬崔永
及大將軍黃麟將軍德宣判官尹周衡注簿
金智趙義夫長史羅孫彥梟首市街三日以
分司戶部尚書宋先宥自兵興稱疾闔門掌
書記吳先覺佯愚不附賊大倉丞鄭聰以孝
行聞皆旌表門閭初西人斬妙清等傳首關
下即請中軍差留守官如平時富軾遣盧令
琚將入城賊欲伺殺之醫學博士金公鼎密
告其謀使令琚不入少監韋瑾英以有老母

不能背賊與韓儒琯安德俌金永年僞爲輸
車若送喪將出門事洩瑾英儒琯被執榜掠
炮烙至死終不攖引故德俌永年得免公鼎
瑾英儒琯德俌永年及尹瞻親屬與老幼廢
疾者皆原之其餘並執送京師下獄其勇悍
抗拒者黥西京逆賊四字流海島其次黥西
京二字分配鄉部曲其餘分置諸州府郡縣
妻孥聽任便許爲良人匡永等七人知常壽
翰妙清昂沽鄭璇金信信弟致孚子奇趙簡

鄭德桓等妻子並沒爲東北諸城奴婢三月
王遣左承宣李之氏殿中少監林儀賜富軼
衣服鞍馬金帶金酒器銀藥合詔曰逆雛趙
匡以瑣瑣小醜據險陸梁逋誅既久非不知
乘將卒欲戰之心併力剪除俾無遺種乃緣
西都是始祖興業之地又念生齒衆多皆吾
赤子不忍一切屠滅之故詔命開慰至于再
三庶幾易心歸順以體朝廷矜恤之典此卿
之所具知也自從元惡妙清等見殲於帳下
之後忌嶺失策賊情一變甚定之功似不可
一二日期也卿以文武之才都將相之任寬
得士心沉機妙物凡所制禦之術已定於胷
中始築城寨以休士卒終起土山以壓城壘
卒使逆類望風自潰束手出降不頓一戈下
全城於反掌決不踰時收萬世之偉績非卿
萬全之策不能至此拜輸忠定難靖國功臣
檢校太保守太尉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
監脩國史上柱國兼太子太保又賜四軍兵

馬使副判官以下銀絹綾羅各有差四月凱還賜富軾甲第一區十六年加檢校太師集賢殿大學士太子太師王嘗召富軾置酒命讀司馬光遺表及訓儉文歎羨久之曰光之忠義如是時人謂之姦黨何也富軾對曰以與王安石不相能耳其實無罪王曰宋之亡未必不由此也王遣國子祭酒林光就第勑賜金銀鞍馬米布藥物賞平西之功也二十年三上表乞致仕許之加賜同德贊化功臣

號詔曰卿年雖高有大議論當與聞二十三年上所撰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史王遣內侍崔山甫就第奬諭賜花酒穀宗即位封樂浪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命撰仁宗實錄五年卒年七十七謚文烈爲人豐貌碩體面黑目露以文章名世宋使路允迪來富軾爲館伴其介徐兢見富軾善屬文通古今樂其爲人著高麗圖經載富軾世家又圖形以歸奏于帝乃詔司局鏤板以廣其

傳由是名聞天下後奉使如宋所至待以禮
三掌禮闈以得士稱贈中書令配享仁宗廟
庭有文集二十卷子敦中敦時敦時官至尚
書右丞死於鄭仲夫之亂
敦中仁宗朝擢魁科知貢舉韓惟忠等初擬
第二王欲慰其父升爲第一屬內侍年少氣
銳宮庭儺夕以燭燃鄭仲夫鬚仲夫由是銜
之毅宗時累遷殿中侍御史王拜宦者鄭諴
閤門祗候敦中不署告身左遷戶部員外郎
轉侍郎初吏部侍郎韓靖與李元膺構隙罷
職王別創佛宇于仁濟院爲祝釐所適元膺
死靖復職尤勤祝釐敦中與弟敦時重修富
軾所創觀瀾寺亦以祝釐爲稱王謂敦中敦
時靖曰聞鄉等歸福寡人甚嘉之朕將往見
敦中等又以寺之北山童無草木聚旁近民
植松栢杉檜奇花異草築壇爲御室飾以金
碧臺砌皆用帖石一日王幸寺敦中等設宴
于寺之西臺帷帳器皿甚華侈饌羞極珍奇

王與宰輔近臣歡洽賜敦中敦時白金各三
錠靖二錠羅絹各十匹丹絲各七十斤二十
一年敦中拜左承宣燈夕王如奉恩寺夜還
至觀風樓敦中馬素不調聞鉦鼓聲益驚突
觸一騎士矢房矢躍出落輦傍敦中不遑自
首王驚愕以爲流矢以儀衛繖扇擁輦疾馳
還宮宮城戒嚴命有司榜街市購捕逮者甚
衆王疑大寧侯暠家僮羅彦等所爲酷加鞫
問誣服遂斬之又以禁衛不謹流睿龍巡檢

指諭等十四人時王數幸延福亭與韓賴李
復基許洪材等宴飲一日將移御念賢寺乘
輿已駕又置酒舟中相與沈醉夜分忘歸衛
士深怨韓李敦中前白正曰自朝至夜扈從
軍卒皆飢倦王何樂之甚夜且晦冥有何觀
覽久留此耶王不悅而出已向曉矣普賢之
變敦中亦從王行在途聞變佯醉墮馬逃入
紺嶽山鄭仲夫挾宿怨購之甚急敦中密使
從者入京城候家安否從者利重賞以告殺

之于沙川邊敦中臨死嘆曰吾不黨韓李實無罪但流矢之變禍延無辜今日之及宜矣子君綏

君綏年未弱冠文學富贍儕輩推爲巨手明宗朝擢魁科直翰林院高宗初拜侍郎時朝臣出使或有貪冒侵漁者民多怨咨君綏與李宗揆宋安國金周鼎崔正份等十一人被選爲諸道察訪使問民疾苦察吏清污適有契丹兵未遑廉按宗揆安國周鼎皆以黜陟不精見貶獨正份激揚得宜君綏後拜左諫議大夫代趙沖爲西北面兵馬使以清白愛民稱契丹兵至肅州永清之境君綏率諸城兵擊之斬四百三十餘級虜二十一人獲馬五十餘匹及韓恂多智叛君綏仍知中軍兵馬事討之以計斬恂智函首送于京兵馬使金就礪嫌其不先報已乃因君綏管下錄事有盧仁綏者素與君綏有隙因數譖就礪又譖崔怡遂流君綏于漢南時人寃之

鄭襲明

鄭襲明迎日縣人倜儻奇偉力學能文以鄉貢登第屬內侍仁宗朝累轉國子司業起居注知制誥與郎舍崔梓宰相金富軾任元敳李仲崔奏等上書言時弊十條伏閤三日不報皆辭職不出王爲罷執奏官減諸處內侍別監及內侍院別庫召梓等令視事襲明獨以言不盡從不起右常侍崔瀣獨不與上書供職如常議者鄙之襲明寓居富軾別第諫官劾襲明失諫臣體請罪之落起居注尋陞禮部侍郎毅宗即位授翰林學士進樞密院知奏事初毅宗爲元子襲明侍讀仁宗慮元子不克負荷任啓亦愛次子將立爲太子襲明盡心調護故得不廢襲明父居諫職有諍臣風仁宗深加器重使傳東宮及不豫謂毅宗曰治國當用襲明言襲明自以先朝顧托知無不言毅宗憚之金存中鄭諴日夜短之會襲明告病以存中權代其職襲明揣知王

意仰藥而死自是佞倖日進王益縱恣逸遊無度嘗幸歸法寺馳馬至嶺茶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得至此

高兆基

高兆基初名唐愈耽羅人父維右僕射兆基性慷慨涉獵書史尤工五言詩睿宗初登第出守南州清白奉公仁宗朝拜侍御史孝資謙修弘慶院以僧正資富及知水州事奉佑

幹其事發丁州縣爲害甚巨資謙敗資富坐配島惟奉佑素結宦官僥倖復職兆基上疏論駁至再三忤旨左遷爲工部員外郎後復爲臺官資謙之亂朝臣皆膺從失節其支黨資緣苟免至宰輔者多兆基欲斥去之屢上書力爭曰雖聖上寬大掩其疵疾何面目立朝廷見日月乎王雖是兆基言不忍盡棄大臣尋擢兆基爲禮部郎中實奪臺職也毅宗即位拜政堂文學轉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

平章事時金存中用事兆基屈己偷合時議非之爲諫官所劾降爲尚書左僕射賴存中救不數月復拜平章事尋致仕十一年卒無子贈朔三日命有司護喪賜謚

金正純

金正純黃州人起寒素尚氣任俠善射御常語人曰男兒當立邊功以取名位安能齷齪苟活里閭閒邪睿宗朝尹瓘征女眞自請從軍有戰功累遷閤門祗候出守和水二州素不閑吏治不以簿書介意但舉大體亦無廢事仁宗朝西京反以都兵馬使從金富軾討平之授樞密院左副承宣賜金帶下詔奬諭曰昔唐近臣守謙以偏將從事於斐度幕下助平淮蔡以今觀之無愧前輩歷同知樞密院事守司空知門下省事二十年叅知政事疾篤加推忠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二十三年卒年六十謚忠襄正純天資勇悍意

一四四 國參

豁如也但不學好貨專事佞蘑爲時所短

鄭克永

鄭克永字師古樹州金浦縣人明敏好學擢魁科睿宗時累遷左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嘗上表請延訪群臣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古嘗爲然今實有望夫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未及然而謂之安養病於腹心之內而無其醫後必爲錮而莫之覺竊惟事勢方可痛傷臣謹按前漢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陳涉起窮巷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上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臣由是觀亦不可忍國家政令始亂君臣道衰習亂安危無有脩省馴致災變不自覺知道貴因循耳蔽蔵誨或以疎遠公正爲不肖或以親信權貴爲上賢或猶豫而莫辨所從或偏信而不知所惑縱欺罔而不能制混智愚而不能分況近世以來民苦賦

豁如也但不學好貨粵事後靡爲時所短

鄭克永

鄭克永字師古樹州金浦縣人明敏好學擢魁科睿宗時累遷左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嘗上表請延訪群臣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古嘗爲然今實有望夫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未及然而謂之安養病於腹心之內而無其醫後必爲錮而莫之覺竊惟事勢方可痛傷臣謹按前漢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陳涉起窮巷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上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臣由是觀亦不可忍國家政令始亂君臣道衰習亂安危無有脩省馴致災變不自覺知道貴因循耳蔽蔵誨或以疎遠公正爲不肖或以親信權貴爲上賢或猶豫而莫辨所從或偏信而不知所惑縱欺罔而不能制混智愚而不能分況近世以來民苦賦

役大兵之後歲仍飢荒獻計者以徒法擾民心當官者以苛政傷國體公私耗竭姦軌熾興上縱弛於王綱下鬱伊於物議若事變之一起雖歎息以何爲伏以陛下聖智天生聰明自負以前古聖賢爲陳迹以當世臣輔爲備員宵旰無稽古之勤几筵無延英之訪內徵宗室維持盤石之勢外鮮腹心承衛社稷之忠唯常與近狎之徒僕隷之革雜進巧說以成禍基陛下孤立而不自謀朝臣大息而無敢諫臣故扼腕痛心泣血叩閽近與拾遺韓沖各上疏具言此事又宰臣與諫官繼陳延訪之請至今並未見允許施行延頸跂踵彷徨歎息有日矣伏望陛下惕厲虛懷博延群彥稽朝綱之所致紊辨政道之所致底何施而國勢可安何惠而生靈可活推之原本責以將來使和氣克充於海隅則大平可齊於穹壤者矣臣又未知陛下以微臣爲拙而不足徵弃而不論者不足信謂狂言雖切而不足徵弃而不論者

臨表尚有可惑故謹并繕寫唐陸贄奉天論
延訪朝臣表一道隨表以聞仁宗初拜翰林
學士遷寶文閣學士以韓安仁表弟忤李資
謙流南裔資謙敗召還授東京留守五年判
尉衛寺事翰林學士知制誥尋卒年六十一
克永工文詞嘗從平章事崔弘嗣入宋其著
述爲中國人稱許

朴挺雞

朴挺雞竹州人性寬洪睿宗時登第調慶源
郡判官仁宗初累遷左正言言事忤旨出知
仁州仁州即慶源郡前後涖政如一課爲當
時最擢殿中侍御史自是出入臺諫幾二十
餘年論議務舉大綱不爲苛細嘗與知御史
臺事崔濯侍御史印毅崔述中安淑等論樞
密使陳淑嘗討西京受人奴及寶帶伏閤三
日不報皆杜門不出仁宗召諭令視事挺雞
與述中固爭不就職淑由是竟免挺雞尋遷
右副承宣進退都雅應對明敏爲王所重拜

樞密院副使兼太子賓客二十三年卒年五
十七謚忠質父永侯掌誠以忠孝之道挺雞
亦以自勵然奪其舅妾田廬臧獲使其母子
寒餓而死時議薄之

崔思全

崔思全耽津人初爲內醫累遷少府少監睿
宗患背疽召思全視之思全以爲微瘡必無
患不即理至不救宰相韓安仁文公羲請置
於法仁宗止令徒二年思全嘯之遂構安仁

公羲于李資謙流之語在安仁傳尋授軍器
少監時資謙既舉兵犯闕勢甚橫王密與思
全謀之思全曰資謙所以跋扈者惟恃拓俊
京若得俊京則兵權內屬資謙特一夫耳王
曰俊京爲國公腹心至結昏姻而弟俊臣子
純皆爲官兵所害以是疑之乃筮得吉兆思
全因往俊京家諭以忠義曰太祖列聖神靈
在天禍福可畏資謙特籍宮掖之勢爾無有
信義不可與同好惡公宜一心奉國以立永

世不朽之功俊京心然之遂決策去資謙王
錄俊京功并賞思仝擢兵部尚書賜推忠衛
社功臣號加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制曰朕幼
年卽政外戚專權作福多所中傷殺韓
安仁流文公裕崔弘宰等五十餘人朝廷爲
之一空威振國內寡人至於孤立自是多樹
朋黨禍將不測至丙午二月近侍負僚及一
二大臣請除其權朕不敢不從而彼乃肆毒
犯闕宮殿府庫焚蕩無遺及朕出御延德宮
几在左右侍衛軍士或斬殺之或流竄之凶
焰益熾禍變難測卿密諭俊京同心定策以
五月二十日掃除凶逆再安宗社功不可忘
宜令有司書三韓後壁上功臣之次轉叅知
政事判尚書刑部事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自以起寒地位極寵戀請致仕乃
許之賜甲第一區詔曰朕聞疾風知勁草板
蕩識貞臣歲丙午禍起蕭墻宗社幾危板蕩
之勢已極矣在朕左右忠義之士尚未免於

白刃誰能出力以衛杜稷惟卿舊不顧身與人好謀辨論逆順開諭禍福雖俊京之悍黠亦揮淚感激知宗所尊轉禍爲福復安宗杜卿之功也卿雖退居在予褒奬之心何敢少弭遂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柱國十七年卒年七十三輟朝三日贈賻加等謚莊景配享仁宗廟庭子弁烈恩金嚞與弁烈金嚞各一具及沒妾竊其一弁怒欲鞭之烈曰此人先君所愛當傾家産以恤之況此物耶弟所得者尚存請以遺兄王聞而嘉之曰可謂孝且仁矣御筆賜名曰孝仁

金瑫

金瑫字富民安東府人起胥吏無學識清愼能幹事仁宗朝由閤門祗候出爲慶源郡使政尚廉勤召拜監察御史累遷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女嫁李資謙子之甫然不以姻婭附及資謙謀逆事迫王密遣宦者以手書急召拓俊京俊京以示瑫瑫下席泣曰君命

如此雖亡身滅族豈可不赴之遂與俊京謀執資謙囚之竟不自言人莫知其功王常稱之曰有功不求人知可謂賢矣賜衛社功臣號加檢校司徒知門下省事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表乞退王不許曰卿以不貳心之忠奮不可奪之節屬朕即位遭家多難乃挺身翼衛掃除奸賊既與共其憂宜與共其樂遽起丘園之興豈朕待卿之意有未至耶表至五上乃許之十三年卒輟朝一

日謚元靖

崔滋盛

崔滋盛永州人登第補殿中內給事仁宗朝歷官至特進檢校司徒守司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與吏部侍郎林存掌貢舉存出賦題云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諫官奏按耐古能字奴登切令以奴代爲韻非是請改命他人再試不允因命滋盛存更試之滋盛又命題云天道不閑而能久法司又奏

按禮記云天道不閉而能久家語錯本以閉爲閟今貢院不考正經而據錯本命題請罷兩貢舉職停今年選玉童傷大臣意但命簡經義論可取者止二十五人賜第罷滋盛存職命刑部治其罪尋復職加開府儀同三司累上表致仕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九謚忠烈

性剛敏昕歷有能聲李貺謙之亂就其第執事人以此少之

金縝

金縝溟州人少力學登第出知靈光郡有善政安撫使崔渭以忠清自許少許可人特以縝爲最秩滿爲右補闕又爲清州牧副使其政如靈光入爲秘書少監仁宗朝歷國子大司成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進同知樞密院事亨資謙拓俊京之亂縝在直廬見宮闕連燒歎曰我平生拙直不畏強禦與李拓有隙出必遇害與其死於賊手不如自盡使從者閉戶逮火而死年五十六亂定嘉其節義贈

謚烈直賜子壻爵一級

林完

林完本宋人登第累遷禮部員外郎仁宗置書籍所于壽昌宮側完與金富軾等諸儒臣更直備顧問轉國子司業知制誥王以災變下詔求言完上疏曰臣嘗謂進言非難而聽其言者爲難聽言非難而行其言者爲尤難故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昔漢文之世天下可謂無事矣賈誼猶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言近者天變異常陛下祇畏天命思聞直言下詔求言此萬世之福也臣嘗觀董仲舒策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人君所以上答天譴者非勉強以實應之則不可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

實者德也所謂文者若今之道場齋醮之類是也人君修德以應天不與福期而福自至焉若不修德而徒事虛文則非徒無益適足以瀆天而已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謂德者豈他求哉在人君用心與夫行事而已用心善而見諸行事者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是也故一云爲一注措皆合於天心而能享無疆之休用心不善而見諸行事者若桀紂幽厲秦始皇是

也故一云爲一注措皆悖於天道區區一身尚不能保又爲能享天下國家哉且天之於人相去遼絶非言可諭而福善禍淫疾若影響比年以來災變屢作饑饉荐臻近者白虹貫日正陽之月雷震特異此近古未聞也意者陛下應天以文而不以實耶何其瘞祭之煩而變異之多耶天之譴告如此足以見天心之仁愛陛下猶父母之譴告其子切欲扶持而安全之也陛下豈可不勉強以實而應

之耶勉強以實在乎革當今之弊革今之弊在乎遵太祖之遺訓舉文宗之舊典而已太祖之訓其詳臣不得而聞伏思當時撥亂反正設紀陳綱必有神謀睿算國史所載可考而知至如文宗之遺風餘烈距今未遠時或聞先生長者之言不覺淚下沾襟觀其躬行節儉進用賢才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於近昵雖戚里之親而無功者不妄賞左右之愛而有罪者必加罰官官給事擇其謹愼少壯者不過十數輩以備洒掃屬內侍必選其功勞才能者不過二十餘人所司庶官各竭其能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故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家給人足時號大平此我朝賢聖之君也近代以來一切反是凡百執事倍數於前驕侈日滋廉恥道喪挾權恃勢剝削誅求加之以重斂勞役人心胥怨設使賣誼見今日之勢豈特太息流涕痛哭而已哉臣竊爲陛下計責身修省上答天譴莫若

行祖宗之良法善政而已今欲行祖宗之法
必不利於權貴故雖有善政朝行夕改法度
無常實非陛下勉強脩德之意也惟陛下至
誠發於聖心責諸輔相質之神明痛抑左右
欺蔽之姦絶其陰陽怪誕之說日愼一日行
之不已使鴻業增光以爲萬世無疆之休近
日怪誕之說大起於妙清惟事姦
詐欺君罔上與宋朝林靈素無異也靈素挾
左道眩惑上皇躁進之士屬已諂事以求榮
顯當是之時災變屢見而上皇不悟及至智
盡計窮終於敗亂而後已雖誅靈素何益於
事此陛下之所親聞也覆車之轍其可蹈乎
陛下寵信妙清左右近習及諸大臣交相薦
譽以爲聖人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自太華宮
之役勞民動衆百姓怨咨往歲巡幸災發佛
塔今年巡幸流星馬禍相繼而作且此宮闕
本爲求福今已七八年而無一休祥災變荐
至其故何也天意若曰姦邪之人熒惑人主

人雖可欺天可欺乎前日之變天其或者警悟陛下耳陛下豈可惜一姦臣而違天意乎願陛下舊乾剛之威斬妙清之首上以答天戒下以慰民心此天下之公言非愚臣之敢私也惟陛下察之

崔奇遇

崔奇遇字正甫舊名巨鱗中第補尚州司錄以清勤聞睿宗朝歷齊安大原二侯僚佐爲所敬憚朝廷用兵東鄙以李資諒爲將奇遇上書言資諒王后叔父萬一失律不宜加刑由中書注書出爲清州通判爲政嚴於御吏矜恤小民嘗行部途中遇暴雨避村舍有神託人曰前有猛獸宜小休雨霽行虎果傷人于路王聞而異之秩未滿徵爲右正言上書言六事不報王幸安和寺還將駐蹕王輪寺南街奇遇諫曰爲樂非其所請入宮從之累遷至左司諫遷御史以起居舍人爲西海道按察使李資諒營院館侵奪吏民田園掌其

事者因緣謀利爲民害奇遇奏禁之一方大
喜孛資謙大起屋宇遣使求鐵于海州囑曰
勿令崔按察知之仁宗即位資謙專制國命
奇遇言陛下新登寶位宜有善政以慰民心
而昵近憸佞踈遠學士大夫此臣所缺望乞
常御便殿詳延儒臣訪問今古引見兩府咨
諏國事一遵太祖遺訓又言朝鮮國公不宜
區區親細務其意欲陽示尊崇而陰奪其權
也王留其疏不下或有言國公尊貴百寮宜

拜奇遇曰非王氏而拜之如朝廷禮何其年
冬雷震開國寺浮圖奇遇又上言漢延光中
冬雷屢作實由閹皇后兄弟專秉威權之所
召災不妥作願陛下悟皇天之譴告圖所以
消變之術言甚切直資謙聞而銜之及韓安
仁等被禍奇遇以姻黨竄高城縣資謙敗召
拜戶部員外郎尚州牧副使轉吏部郎中起
居注賜金紫有疾王遣內醫視疾賜御藥奇
遇謂其子曰吾君終始之惠惟汝目見吾未

得報萬一命也汝無忝吾志遂卒年五十八
奇遇天資魁傑身長七尺自少有文藻負氣
槩爲事不肯碌碌隨人卒以流落不得展其
志子應清應時

金守雌

金守雌字豁甫舊名理尚州人少喪父負笈
遊學四方中第調金壤縣尉遷國學學諭弃
去杜門不出理田園鬻蔬以自給日與兒童
講習爲樂仁宗朝直史館李資謙之亂宮闕
連燒守雌直禁中負國史至山呼亭北掘地
藏之得不焚遷直翰林院未幾有疾不樂在
近職又以母老乞郡出爲禮州防禦使卒毅
宗時吏部奏守雌於丙午之亂入直史館不
惜身命移藏國史普唐韋述爲史官祿山之
亂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中汙僞官賊平流
渝州死廣德初以功補過贈右散騎常侍述
終汙僞官至於流死猶論其功今守雌一無
所累例補外官而死未蒙顯賞深可惜也乞

依古例追贈官爵乃贈吏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

崔濡

崔濡字元澤本溟州吏少敏悟善屬文年十九中第補校書校勘累遷中書舍人仁宗朝歷翰林學士承旨御史大夫叅知政事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年六十九謚莊敬爲人恢梧有風標歷任中外以公清聞晚有疾步履甚艱猶不退時人譏之

李璹 璋

李璹樹州人父靖恭登第官至門下侍中謚文忠配享順宗廟庭璹性貪鄙無行登第席父勢事睿仁二朝累官至叅知政事其妻平章事金仁揆姊也仁揆以李資謙親黨流璹幸其災據仁揆第奪家産奴婢及仁揆還責之璹慙懼密與其子溫卿誣構仁揆謀逆作飛書夜投御史臺爲巡檢所執有司請配流仁宗以妃任氏外王父兄弟止免官卒弟璋

玠字直清登第累遷戶部員外郎宣宗聞郡縣守多非其人選玠及尹瓘崔思祐等分遣諸道撫民疾苦玠不稱旨免後爲黃州牧副使以清勤撫字聞睿宗朝歷刑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賜佐理功臣號十一年守太保門下侍中明年進太傅封桂陽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尋致仕進爵爲公賜匡國功臣號仁宗納其外孫女爲妃加中書令又賜鎮定功臣號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十一年卒年八十五謚莊肅瑋喜殖貨家居雖米鹽必知出入

許載

許載字壽康孔巖縣人由刀筆吏起積勞出調鐵州防禦判官在官清白有惠政九城之役以中軍錄事守吉州城女眞來攻載與兵馬副使李冠珍等固守數月城幾陷勵士卒一夜更築重城以拒之虜乃退以功拜監察御史又爲行營兵馬判官與金議元等擊女

璋字直清登第累遷戶部員外郎宣宗聞郡縣守多非其人選璋及尹瓘崔思恍等分遣諸道撫民疾苦璋不稱旨免後爲黃州牧副使以清勤撫字聞睿宗朝歷刑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賜佐理功臣號十一年守太保門下侍中明年進太傅封桂陽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尋致仕進爵爲公賜匡國功臣號仁宗納其外孫女爲妃加中書令又賜鎭定功臣號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十一年卒年八十五謚莊肅璋喜殖貨家居雖米鹽必知出入

許載

許載字壽康孔巖縣人由刀筆吏起積勞出調鐵州防禦判官在官清白有惠政九城之役以中軍錄事守吉州城女眞來攻載與兵馬副使李冠珍等固守數月城幾陷勵士卒一夜更築重城以拒之虜乃退以功拜監察御史又爲行營兵馬判官與金義元等擊女

眞子吉州關外斬三十級獲其介馬遷
雜端睿宗嘗幸八關會還至閤門前駐蹕唱
和命倡優歌舞仗內夜幾至三鼓載與御大
夫崔詵進諫王嘉納之三爲兩界兵馬使又
在邊知敵情奏守邊策王下兩界諸鎭使遵
用載不學無術仁宗朝李資謙拓俊京用事
載傾心附之遂登宰輔官至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王惡其朋比屢與左右言之
及資謙敗諫官上疏極言其罪爲俊京所庇
又之貶知豐州防禦使又貶其子純爲全州
防禦判官物意快之載秩滿除兵部尚書仍
令致仕臺諫論駁會西海道按察使奏載在
豐州有政績不可弃遂拜戶部尚書致仕尋
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尉卒年八十三

列傳卷第十一